

心弈

林筱聆
著



一个
信息
诈骗犯
的自白

任何一场
你退我进，你

心的对弈，

陷阱从来都是为盲动者而准备的。

在贪欲的心理下，

人经常是超常态的笨。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心弈

林筱聆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心弈：一个信息诈骗犯的自白 / 林筱聆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360-6663-2

I. ①心…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0565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 菁
技术编辑：凌春梅
封面设计：林丹妍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125 1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开篇 蛛丝 001

- 1 我的图腾 006
- 2 对弈 020
- 3 不被相信的真话 031
- 4 仪式 037
- 5 房子的尊严 050
- 6 血缘网络 060
- 7 擒敌术 070
- 8 庞大的江湖 076

中篇 蛛网 080

- 1 分水岭 085
- 2 迎灯 096
- 3 五封信 105
- 4 电话簿 116
- 5 小丽们的短信 126

- 6 大才子与小皮球 143
- 7 钱枕 152
- 8 炮仗花原理 159
- 9 钱是凝固剂 164

下篇 网·裂 174

- 1 囚室 178
- 2 打火机上的人情 187
- 3 跪下的尊严 199
- 4 认识自己 208
- 5 初恋 216
- 6 爱情替代品 224
- 7 乡下人与城里人 231
- 8 甩不掉的同情 240
- 9 债 247
- 10 没有性爱的抵达 255
- 11 丢弃在山林里的手机 269
- 12 得起不起的等待 274

尾声 网·光 277

开篇 蛛丝

漫长的雨季终于收住了尾巴，潮得发粘的讯问室依然弥漫着一种令人压抑的阴冷。此时，他平静地坐在我对面。没有悔意，没有愧疚。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无法将眼前这样一张文质彬彬、洋溢着青春光彩的脸，与罪迹斑斑、被媒体称为“百变蜘蛛”的大诈骗犯路远明联系在一起，甚至连亲戚关系都不愿意让他们挨上。虽然是在看守所的高墙之内，但他依然收拾得非常整洁鲜亮。宽大的号衣内，竟然是一件米黄色的 POLO 牌夹克衫，似乎在不和谐中暗示着野蛮与文明的距离只一纸之薄。三七分式的头发梳得有条有理，白皙的脸上胡子刮得相当干净，细窄蓝框眼镜后一双并没有失去光彩的眼睛，透着恬静与安然。在我们的目光对视间，他的嘴角，竟然还带着一丝浅浅的笑……

一个已身居高墙内、面临严重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何以如此气定神闲？我在怀疑。可不容辩驳地回应我疑惑目光的，是专案组许警官非常肯定的点头：是的，他就是轰动全国的“9·25”诈骗案的主犯路

远明！为了抓住这个一路行骗到京城某科研机构资深专家的大骗子，省公安厅成立了专案督查组，市、县联合成立了专案组。经过几个月的围追堵截，总算在他回老家为母亲祝寿的时候，专案组来了个瓮中捉鳖，将他抓了个正着。不审不知道，一审吓一跳。除了“9·25”大案诈骗了老专家20多万元外，他涉及的诈骗案件不下百件，涉案金额上千万元。

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罪孽在身的人，同时也是闻名县内外的慈善家！几年前，他所在的村建小学，他捐了10万元；去年，他所在的乡修路搭桥，他捐了100多万元；四年来，他一直坚持赞助10个贫困大学生……这样一个善人，怎么可能与犯罪嫌疑人画上等号？这个等号左右两边的角色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

我忽然发现，在他的眉心居然有一条浅浅的纵向纹理。这是眉头经常深锁的痕迹。他要深锁住什么？在这样一张二十七八岁的光鲜的脸上隐藏着这样不相称的纹理，让人匪夷所思。

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充分肯定，他是个有着多重性格的人，不是一般的罪犯。见面之前我做了许多准备，查阅了他所涉及案件的相关资料，罗列了一系列问题。可在这种视觉与思想巨大的落差前，我不知道该从哪一个问题开始问起。从他的家庭开始谈起？还是从他的童年？又或者从他的被抓？……许警官告诉过我，很多记者在他面前都碰了一鼻子灰。他是不轻易开口的，但他的肚子里脑子里肯定装着非常多我想要的东西。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许警官率先打破了这种沉默。“路远明，下个月就要开庭了，你真的不想去请一个律师为自己辩护？”

“没什么好请的！我就是自己的律师！”路远明懒懒地抬了抬眼皮，又放下。不屑，不以为然。他不停撕扯着手指甲边上毛毛的倒

刺，一下，两下……他是个很挑剔的人，连指甲边上的倒刺也容不下。这是一双细嫩的手，几近于精致。细长的手指，细腻的手背，细小的骨节，白皙的皮肤，皮肤下青青的血管。这更适合作为一双艺术家的手，一双医生的手，又或者是一双办公室里敲打键盘的手。可它们却被主人用来玩弄骗人的伎俩。而现在，包括以后的很长时间，这些细长的手指将要承担多少体力上的劳动？高墙内，这双手的优雅还能保持多久？

“你！太，太……”许警官显然有些被惹恼了。这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嘛！我冲他摇了下头，示意他不用再说，让我来。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的语气客气而温婉。我不想给他造成一种无罪对有罪的心理攻势，而是力图给他形成一种平等的两人对话状态。

“该说给警察听的话，我已经都说过了！没什么好说的了！”路远明斜了一眼许警官，非常不友好。但我似乎感觉得到，他的这种不友好并非针对我。他的话中有话，前提是“非警察”。也许可以这么理解，他想说的，并不想让警察听到？

“我不是警察！”我赶紧解释道，“我是……”

“我知道！”路远明不容我把话说完，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慢条斯理地说，“但，有人是！”

“你，你……什么意思？”许警官生气地站了起来，手指头戳着路远明说，“你他妈的别蹬鼻子上脸！”

很明显，他把我和许警官划分为两个阵营！对警察他是排斥的，对抗的。对我，他似乎可以接纳的？

我把许警官拉到门外，从心理学的角度跟他解释路远明此时的微妙心理，以此来争取独自交谈的机会。许警官不置可否，拨着手机往

一旁走，在墙角处一边说着话，一边踢着地上的一块石头……我估计他在给领导汇报此事。一两分钟后，他折回身，说：“好吧，那你跟他谈！”

我跟许警官重新进了屋。他扫了一眼路远明，懊恼地抓过桌上的公文包，不再说什么，径自走了出去。

我合上门，重新落座。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打开笔记本，笑着说：“现在，没有警察了……”

“您是作为记者来问？”路远明意外地抬起了头，直盯着我看。我注意到了他在用词上的区别，他用了个“您”！他又接着问道，“还是作为研究犯罪心理的学者？”

当我摇头否定了他的两种猜测后，他异常肯定地说：“对于作家的提问，我乐意回答！”

我惊讶于他的推理能力，递上了我的名片。我的脸上又没写着我的职业和兼业，他何以能猜测得出？

“我看过您的《致命六合彩》和《女镇长》！”路远明一点都不惊讶，“您怎么看我？看我们这样的人？”

“我想，无论是与非，每种存在都有它的道理！”我不得不确定我已经被眼前这个极其复杂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我并不想虚情假意地套取他的信任（况且对于这样一个高智商的人，虚情假意是很容易被识破的），我只是说出了心中的真实想法：尽管每种事物的存在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但绝对有它存在的道理。

“这句话我爱听！总算碰上可以在同一个层面来交流的人了！我的经历绝对可以成为您笔下富有传奇色彩的小说！”路远明的眼神在镜片后闪了闪，就像穿透乌云的太阳猛地放射出万丈光芒，生生刺痛了我的神经。他的神情，他的语气，与普通人的思维背道而驰。对于

挂在他身上的一系列案件，他是颇为自豪的。而在这种引以为豪的情绪下，无需我任何提问，他向我打开了思想的防洪闸，一切便都奔涌而出。

倘不受困于高墙，他必是一个足以蛊惑人心的演说家。

1 我的图腾

首先，我要声明，我没有犯罪。我从事的只不过是一项特殊的脑力工作。别以为只有那些研究设计导弹、卫星的科学家，还有你们这些专门研究人的心理的作家、学者从事的才是脑力工作。我也是脑力工作者。我也是凭自己的劳动赚钱，凭自己的头脑工作。当然，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它需要依靠我超群的智慧，我敢为人先的过人胆略，我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这是我事业成功的三维。三维都具备了，它才能成为我挣钱的工作。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项工作远比研究卫星、导弹更综合，更全面，难度更大。你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做不来的。

我们从事的这项脑力工作，能够解决就业问题（而且我给付的薪水还不低），能够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以独特的方式对社会上的腐败行为和贪欲心理进行有效惩戒。我这里就像是一所无形的教化所，让你改掉贪欲，改掉恶习。而且，它还能帮助社会进行资源的新分配，能有效地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很多政府没办法做到的，我替政府做到了。这怎么可能是犯罪？

去看看我们同一个囚室的，您就知道什么是犯罪了。那个叫程伍的18岁网络少年，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就因为找父亲要钱去上网，要不成，被父亲责骂“败家子”“半途死”，又拿扫把柄打了他两下，他抓过墙角的榔头狠狠地砸向父亲的头。他自己说，“砸了十几下，

砸到手都酸了，那老不死的，还瞪着眼睛看我，我就再砸了一下。”而后，他拿了家里的钱去上了两天两夜的网……警察找到他时，他还在游戏机前酣战。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才是犯罪！

还有那个叫王在天的，纠结了七八个游手好闲的组成什么飞车党，专门抢劫拎包的单身女子。他们抢劫孕妇，造成孕妇摔倒流产，一条人命。他们抢劫一个骑自行车的大学生，女孩子从自行车上摔下，后脑撞地，脑部大面积出血而亡，又是一条人命……那些抢劫杀人强奸十恶不赦的事情才是犯罪！他们是暴力的，血腥的，是违背人意愿的强制与强迫。我没有犯罪！

犯罪要危害社会，我危害了吗？没有。我只是结了一个网，网中有诱人的饵，让人来咬。既然有人来咬，我为什么要放过他？是他主动来的，而且还自愿带来了东西——他之所以带来东西，是为了带走更多东西——不是我强求的，不是我硬逼的。蜘蛛靠织网来捕食它的猎物，你能说它是在犯罪吗？渔夫去钓鱼，他也是用鱼饵钓到了鱼，你总不能说渔夫就犯了罪吧？如果我是拿着一把刀或者一杆枪逼迫人家做这些事，那无可厚非是犯罪。可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碍着谁了我？

有人可能会说我的钱也不是很干净。其实，要让不干净的钱变干净是很简单的事。现代社会是非常宽容的，宽容到不论这些原始积累是否有罪，只要你把它投入一种所谓正当（你们总把我们的工作归入非正当行列）的生意程序中，它依然可以为大家所接受，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再产生出更多冠冕堂皇的正当积累。可我没法这么做。为什么？做生意赚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我不允许自己去赚这种钱。我要劫富济贫，要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既然当下的分配制度构筑的是如此不合理的贫富悬殊，我就要从小地区的合理开始做起，让它逐步扩

散，逐渐放大。被我选中的那些人首先必定是自己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而后，他肯定还贪小便宜。他贪小便宜就得为此付出代价，他有一定经济基础，我就要强制他来支援经济贫困的另外一些人。这难道有错？

我有我的图腾。我的图腾就是蜘蛛。有时，我是结网蜘蛛，盘踞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结一个巨大的网，网住那些经不起诱惑的人；有时，我是游猎蜘蛛，到处游猎、捕食，哪个贪图利益的家伙不小心让我碰上，我就要结果他。

为了得到我的饵，那些人可能要拿其它东西来交换。而我把这些得到的东西，拿去分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如果这样做也有错的话，那只能是错在我利用了他们的贪婪，错在我还有帮助穷人的善良上。

难道我不该有帮助穷人的想法？

你知道吗，穷是谁都无法忍受的痛。这种痛有生理上的痛，更有心理上的痛。我至今都忘不了，当我到乡中学读初一的第二天，我放在枕套里的母亲给我的40元生活费被人给偷了。那是我两个星期的所有粮草费啊！即使有这样的粮草，也只足够我每餐买上几两饭和一盘最简单的青菜。可居然有人下得了这么重的黑手！或许，他是比我更需要这40元钱的人？其实，当时我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只是若干年前，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后，我回想当年才有了这样的想法。故事说的是，有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叫什么名来着，姜什么，姜妙香，碰上人家抢劫，人家抢了他的钱跑掉，他居然脱下手上的手表冲着人家再喊道，回来，回来，这里还有块手表，您要不要？后来，朋友问他为什么傻到这份上，他怎么说？人家会抢，说明人家比我更需要！人家也不容易。

大家都不容易。你想，我是多么善良啊，尽管我也需要，但我从

来没有想过也把手伸向其他同学，向其他人“借”点。在我们的家训里，偷是最为可耻的。而我也不敢让父母知道这件事，更不敢再伸手向父母要钱。让我到乡中学读书已经是父母拼命地在生活的缝隙中又是抠又是掰地节省，四个姐姐一致没得选择地弃让，而好不容易积攒在我这个幺子身上最大的幸福和奢侈了，我不可以再因为自己的过失给家里添难。我一直做着白日梦，希望有谁可以帮帮我，一觉醒来，我的枕头底下会奇迹般地再出现我那40元。可奇迹一直没有出现。怎么办？一日三餐都不吃显然是不行的。早上还好办一点，喝点白开水忍一忍就过去了。中午和晚上肯定是要吃点东西的。没办法，我就只能在宿舍里等，一直等。

“远明，怎么还不去吃饭？”舍友三三两两地去吃饭，又三三两两地回来，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不饿。”我草草应付着他们，假装埋头看书。掐算着食堂关门的时间快到了，我才匆匆忙忙地往食堂赶。我拿着干净得发亮的饭盒，躲躲闪闪溜到洗碗池边，一边佯装洗饭盒（要知道那饭盒本就干净得只剩我的人影了），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食堂工人的动静，还时不时瞟几眼泔水桶里的情况。不出所料，泔水桶的最上方，有好几块白米饭，成形的，未来得及散开。我很快就确定了我的目标。食堂铁蒸笼里蒸出的白米饭是按重量切成的小四方块，有的二两，有的三两。学校有几百个寄宿生，好多学生都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人会把整块饭扔掉，有人会把整盘菜甚至是肉倒进桶里……每次看到他们在暴殄天物，我总心痛不已。但心痛归心痛，我从来不敢有行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美妙的食物被毫不犹豫地扣进泔水桶里。而这回，我的心我的眼在那些“天物”上飘移……

眼看我的饭盒洗得快要脱皮的时候，食堂里好不容易不再有人走动。我迅速拿起饭盒扣进泔水桶内，左手的汤匙帮忙着，试图把最上

层的那几块比较成形的白米饭“扫”进饭盒内。但，我的双手居然不由自主地在颤抖！它们互相不配合，那饭块又似乎长了脚，左一扭，右一拐，很不听话。中间的经历一挫折，我的喉咙处禁不住一阵阵发紧起来：这样的饭菜很快就是猪的食物了，而我，一个面皮如纸薄的农村读书娃，居然在与猪抢食！甚至连饭块都在欺负我的贫穷！越想越委屈，越委屈越想……你想想啊，一个13岁的少年，正是自尊心开始茁壮成长的时节，如果让其他同学看见，不用人家说什么讥讽的话语，只要看见他们奇怪的目光就足以令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还好，我一次次地侥幸过关。命运，挽救了我的尊严。不知“扫”了多少次，那几块饭终于进了饭盒。我大气不敢出，头也不敢回，拔腿就跑，往宿舍的方向狂奔。可腿居然是软的。我才发现，哪怕自己只是盗取了一点剩饭，可在潜意识里，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贼。人在穷困的境遇下是难有自信的资本的，失却自信的人总是习惯性地把自己往卑微的一端推，总是习惯性地给自己戴上沉重的心灵枷锁。幸亏这种情形只是在我初一那年短暂地出现，没有真正钻进我的脊髓里，否则，我将难以挣脱这副枷锁。

舍友们都忙着各自的事。我用身体挡住了舍友可能投过来的视线，以最快的速度夹几根从家里带来的母亲腌制的咸菜丢进饭盒里，兑上开水，用汤匙搅一搅，那几块不规则的饭块很快就失了原形，成了淹没在水中的泡饭。这沾着贫困与耻辱的每一口泡饭都是苦涩的，但我必须咽下。

我掰着手指，倒计时地数过一天又一天，艰难地熬过了两星期，居然没被人发现。没有被人发现，我尽管穿着破旧些，在班级里在同学面前我依然可以昂着头。这个头是昂着给人看的，但其实，在强大的贫困面前，心中的头早已经被压得很低很低了。好在，只要这种形

式上的面子还在，心中低着的头是不轻易为人所见的。

你知道当一个人走投无路，需要帮助而没人帮助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吗？你不知道！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不需要有这样的经历。我却一直在经历这种苦痛。父亲患病在家那么多年，全家的经济命脉就此折断。叔伯们偶尔会拿点钱过来，但他们需要我们张口要。张口要的感觉和他们主动给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主动给，我们可以相对坦然地接受，甚至还可以傲气地选择拒绝。张口要，我们便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坦然的权利。我们不张口要，他们即使明知道我们没能力解决也宁肯相信我们自己有办法，也就很自然地不施舍于我们。而我们张口要了，他们其实也并不一定都会给。这种感觉比被人扇了耳光还难受。姐姐们有时也会偷着拿点钱回来，但要避开同样也很贫困的夫家人的眼睛是很难的。与其在这种遮遮掩掩后要应对她们夫家人的猜疑，我宁肯选择不要。可现实逼得我不可以不要。

想想看吧，房屋断了横梁，一切都散架了，而屋外大风大雨肆虐，这种情形下哪怕只是一块塑料布，一片足够宽的木板，都可以成为小小的依靠……但别人的毕竟是别人的，不论别人多么有善心，多么愿意帮助你，都不如自己口袋里有钱来得实在。自己口袋里有钱，不需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相反，当你可以去帮助别人时，别人就要反过来看你理直气壮的眼色。

所以，只要我有钱，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一定会去帮助那些我所知道的需要帮助的人。而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需要从全国各地借来力量。当然，以我个人名义去借他们是不会借的，所以，我只能换个名堂。人其实是最自私的，也是最唯利的动物。只要给他们一点甜头，让他们略微感觉有利可图，他们就会非常自觉地把钱掏出来，双手给你奉上，还要担心你不收。

你一定也知道我做的那笔全国震惊的生意吧？一个科研机构的退休老专家，他会傻吗？绝对不傻。他不但不傻，还具有超强的分析能力。只是他不知道，他的每一步分析都在我的分析之内，都没有逃出我的分析线路。他会缺钱吗？绝对不缺钱。他甚至还算挺有钱。可他怎么就为了所谓的什么奖品一而再，再而三，孜孜不倦地给我汇了二三十万元？（天下就有这么傻的大鱼，收钱收到我手都软了，他还意犹未尽，非要继续上当不可。）还不就一个字——贪？！每个人心中都有贪、赌之性，只是有的被激发出来了，而有的隐藏得比较深。其实跟赌博一个样，当你输得越多，你眼就越红，你就越想捞回本钱。而这时候，缚在你身上的蜘蛛丝就会越缠越紧。对于我每一次的成功来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真不是我们太聪明，而是他们太贪心了，在贪欲的心理下，人经常是超常态的笨。

跟那个老专家保持单线联系的是一个 19 岁的女孩子，小美——我的外甥女，初中没毕业，自己的名字都还写得歪歪扭扭的。可就是凭着我设计好的那张工作流程单，凭着她足以迷惑人的甜甜的嫩嫩的嗲嗲的声音，她就轻松自如地让知名老专家自觉地卸下防备，主动地被玩得团团转。

你一定很想知道我们是怎么让他乖乖买单的，是吧？其实，抓这一条大鱼真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属于我们“被冒用身份需转移账户”系列产品选择的对象之一，最开始是我的另一个业务员英杰钓上的鱼。英杰先跟他说，“我是××市检察院检察官，有人冒用你的身份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因办案需要，检察机关将冻结你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如果需要使用资金，你必须将账户内的资金转到‘××市检察院指定账户’内。”听着英杰这么威严的声音，伴着革命老同志对“检察机关”的肃然起敬，对“违法犯罪”的深恶痛绝，以及对自